

西安府志

西安府志卷第二十七

人物志

關中居四極之上游華嶽洪河篤生人傑數千餘年
王將相聖賢豪傑貞元蔚會莫盛於斯通志分著聖賢在
臣廉能勇略直諫忠節孝義等名頗嫌支蔓其位置亦多
未安今於名世之士略叙朝代併稱列傳餘若儒林文苑
隱逸節烈凡一節之美者仍爲別著凡十四卷至所載人
物事實閒有不盡互見大事志卷中以省繁芳亦史家往
例也

周

周公尚書君陳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洛誥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史記魯世家周公旦者武王弟也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義于羣子武王卽位旦輔翼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十一年伐紂至牧野作牧誓破殷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覲社告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封紂子武庚祿父管叔傅之以續殷祀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周公乃自以爲贊設三壇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卜曰吉藏其冊金縢匱中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反周公奉命興師東伐作大誥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

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畢
定諸侯咸服宗周成王七年周公營雒邑成王長周公還
政北而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撈其
蚤沉之河以祝於神亦藏其冊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
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
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官
政未次序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卒葬于畢
按姬宗世譜周公長子伯禽封魯次子仲翼畱於西周
公歿襲爵周公三代子佑四代子祿五代子惠六代子
宗七代子圉八代子璠九代子盈十代子師十一代子
穆十二代子敬十三代子勤十四代子質十五代子黑

肩俱襲公爵黑肩事桓王桓王次子克有寵於王屬
周公桓王崩長子陀立是爲莊王王奪公爵延及二十
五世孫絺稚病廢疾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
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以王城傳長子武公以
鞏邑封次子班班號東周惠公武號西周武公慎靚王
以上皆東居至赧王微弱復遷王城依西周武公赧王
崩周民東亡就鞏秦遷西周公於黠狐聚東周公於陽
人聚使奉周祀凡三十四世其後可考者漢元鼎四年
封三十六代孫姬嘉爲周子南君元封三年封嘉弟昭
爲承休侯元始四年封三十九代孫姬憲爲鄭公東漢
建武三年封四十代孫姬觀爲衛公晉泰始三年封四

十五代孫姬章爲嗣聖公北魏天興二年封四十八代
孫姬郃爲永成侯子武襲隋開皇九年封五十二代孫
姬勲爲昭德侯唐武德二年封五十三代孫姬順爲咸
陽公宋乾德五年封五十八代孫姬邠爲周南公景祐
二年封六十代孫姬紹爲郢公元武宗至大元年徵周
公後六十四代孫姬重郁以忤相臣脫虎脫停封重郁
子二人豐鎬於至正八年僑寓河東豐子二文灼文輝
又灼之後四世莊尚疇燕至養學於明萬歷丁亥返咸
陽養學之後五世應秋光富士彬祉紹先爲正支光耀
倉璠皆至肇勲肇勲弟四肇麒肇麟肇碧凡七十
旁支七代乾隆戊戌中丞畢公以

公墓在咸陽清釐封域禁止樵采并爲查詢譜牒咨訪後裔僅有奉祀生一人竊謂歷聖相傳道統自

周公承之官禮制作爰象演辭開帝王萬世之基闡義聖精微之蘊我

朝右文重道加意表章康熙二十四年以公子伯禽少子食采東野者爲東野氏奉

旨世襲五經博士奉祀曲阜祠宇今咸陽爲

公祠墓所在且文武成康四王陵寢咸在於是奏請

皇上加恩照東野氏例添設五經博士一員予以世襲俾繼嗣之宗得延聖澤以崇禋祀經禮部議準孔氏衢州朱子婺源之例增設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仰蒙

俞允因按世譜嫡支以姬肇勳承襲

熙朝崇道之盛典

聖主延賞之隆恩實與日月同其炳煥而中丞之奏請亦不朽之盛事也因爲詳著於編俾後來有所考焉

畢公高書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於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正義晉語說文王之事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史記魏世家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高封於畢索隱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馬融亦云畢毛庶子其後絕封爲庶人

榮伯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正義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莘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否史記周本紀註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君陳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祭公謀父左傳穆王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

招之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夫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今自大畢
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
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
之汲冢周書王若曰公不豫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曰汝無
以戾缺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
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
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史記周本紀註韋
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

鄧侯左傳畢原鄧郇文之昭也竹書紀年成王十有九年巡狩歸周正百官黜鄧侯

秦獻公史記獻公二年城櫟陽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十二年作咸陽徙都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四年卒子惠文君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十四年卒子武王立四年八月死立弟昭襄王十九年爲西帝復去之五十六年卒子孝文王立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五月卒子政立是爲始皇帝

按秦封在嶼周以西故列入今地自獻公徙櫟陽始

杜伯史記正義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遷唐子孫於杜謂之杜伯卽范丐所云在周爲唐杜氏左傳注

大王殺之其子隱叔奔晉

程伯休父詩大雅命程伯休父國語重黎氏後注伯魯

父名詩正義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

驪戎男左傳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注其君姬姓其

爵男也

蘇忿生書立政周公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

我王國

張仲詩小雅箋吉甫之友

按小雅皆周西都時作而六月末章云來歸自鎬飲御

諸友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則仲必家於西周者也

秦祖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字子南鄭元曰秦人按明一統志西安府

人宋高宗贊秦有子南贊贊延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
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壤駟赤史記孔子弟子傳字子徒鄭元曰秦人按明一統志西安府

人宋高宗贊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

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燕伋按家語作級三賢集字子思秦人夫子適周問禮時從之

道成而歸居於汧河西南山下相傳古名魯家村宋陳

微贊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成

浴德添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

大成是集道傳一貫速肖十善教云哀儒風可立

之

商伯言小片系商伯東眉王也
士也字良夫國語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暴公詩何人斯維暴之云小序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毛傳暴蘇皆畿內國名

號文公國語宣王在位不藉千畝號公諫曰不可夫民之
大事在農王事惟農是務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乃能媚於
神而和於民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勿聽

按史記周本紀注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內也

左儒說苑周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家父詩小雅家父作誦以究王訕詩序節南山家父刺厲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

翟黃新序下邳人魏文侯問曰寡人何如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何以言之對曰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之文侯怒逐黃黃出次至任座座曰仁君也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召黃拜爲上卿

甘龍新序秦大夫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公孫鞅曰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甘龍曰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

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反古者未可非循禮者未足多君無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從衛鞅之過言

枵里子〔史記〕名疾秦惠王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爵右更使伐曲沃取其城地伐趙虜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號爲嚴君武王立逐張儀魏章枵里子爲相以車百乘入周周迎之甚敬昭王元年枵里子伐蒲還擊皮氏卒

頓弱國策秦人謂秦王曰山東之戰國有六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遊韓魏入其將相四國畢從

陳軫國策秦人齊助楚攻秦惠王患之使張儀見楚王曰大王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悅羣臣皆賀陳軫後至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對曰秦所以重王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使受地於秦張儀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楚王大怒欲伐秦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不聽伐秦
大敗於杜陵齊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
齊西講於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棄寡人事楚今齊楚
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
計以其餘爲寡人乎軫曰臣聞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刺
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
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
惟王可也

司馬錯國策秦人於惠王前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

僻之國戎狄之長也敝民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
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王業遠矣錯曰欲富
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
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
富民繕兵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
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
周天下之宗室韓周之與國也二國並力合謀以因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漢書司馬遷傳錯孫靳事武安君

白起與武安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
斬孫昌爲秦王鐵官昌生毋憚毋憚爲漢市長毋憚生
喜喜爲五大夫卒葬高門

公子池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昭王欲割河東而講召
池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
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
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以三城講於三國
兵乃退

王翦史記頻陽人少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攻趙闕與

之拔九坂二十八年攻趙拔趙盡定趙地爲郡明年攻
定燕薊而還翦子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定魏地始皇
李信吾欲攻取荆度用幾何人李信曰二十萬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始皇使信伐荆荆人破李信軍始皇如頻陽謝
翦翦曰聽將軍計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東擊荆荆悉國
中兵拒秦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親與士卒同食久之
軍中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秦不出引而
東翦追之大破荆兵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乘勝略定荆
地城邑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
破定燕齊地始皇并天下王氏功爲多二世之時王翦及
子賁已死陳勝反秦秦使王翦孫王離擊趙項羽救趙虜

王離

漢

盧綰史記豐人從高祖入漢中爲將軍東擊項籍以太尉從出入臥內親幸莫及封長安侯五年立爲燕王

傅寬史記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漢王入漢中擊項籍定齊

地封陽陵侯

按史記功臣侯表以高祖六年十二月甲申封

孝惠五年卒諡爲景

侯子須侯精立

按史記功臣侯表作頃侯靖漢書功臣侯表作頃侯清

二十四年卒

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

謀反死國除

嚴觀按陽陵今高陵縣又賈志載高陵侯王虞人高陵

侯翟方進平陵侯蘇建杜侯復陸支富平侯張安世壽

史漢高陵屬琅邪平陵屬武當杜屬重平富平屬平原
皆非今地

竇廣國〔史記外戚世家〕字少君竇長君其兄竇皇后其姊
也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
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
雖小識其縣名及姓上書自陳名見果是乃厚賜田宅金
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且
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於是選長
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
敢以尊貴驕人孝景帝立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
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嬰任俠

白喜以軍功爲魏其侯

朱建漢書楚人爲淮南王黥布相初布欲反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漢旣誅布聞建諫之賜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辟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辟陽侯困急欲見建建辭曰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閼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言帝出辟陽侯閼孺從其計出之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

文聞其名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遂自剄文帝聞之曰
吾無殺建意也召其子拜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
于死匈奴中

袁盎史記楚人也字絲父徙安陵以兄噲爲郎中絳侯之
國人上書告反諸公莫敢言惟盎明絳侯無罪得釋淮南
厲王驕甚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地上弗用王益
橫謀反事覺遷之蜀至雍病死上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由此名重朝廷宦者趙同以
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說盎曰君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文帝出趙同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
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

是上笑下趙同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孥轡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吳相吳王厚遇盎盎告歸吳楚反聞鼂錯欲請治盎未決盎恐夜見竇嬰願至上前口對狀乃召入具言吳楚反狀獨斬錯以謝吳吳可罷錯誅吳楚已破上以元王子禮爲楚王盎爲楚相病免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怨盎使刺客殺盎安陵郭

門

魏書漢書馬書傳槐里人文帝時爲雲中守軍市和盡以

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馮唐史記其父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言趙將李齊之賢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對曰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入尚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景帝立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官以唐子遂爲郎遂字

王孫亦奇士

石奮漢書其父趙人高祖名其姊爲美人徙其家長安中
奮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孝景卽
位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
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歸老於家過
宮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諸子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
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建元二年建爲郎中令慶爲
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

廁踰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建
奏事於上前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萬石君
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請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乃謝罷慶萬石
君卒建哭泣哀思歲餘建亦死慶遷御史大夫元鼎元年
爲丞相慶深審謹無他大略後薨諡曰恬侯

張歐漢書字叔高祖功臣安邱侯說少子孝文時以刑名
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尊重常爲九卿至元朔中代韓
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按人剽以誠長者處官
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
不得已爲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如此以上大夫祿歸老

於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竇嬰漢書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喜賓客孝文時爲吳相孝景卽位爲詹事梁孝王朝因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驪嬰進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因病免吳楚反上察諸竇無如嬰賢乃拜爲大將軍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武帝卽位嬰爲丞相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以故毀日至乃罷免嬰六年竇太后崩嬰益疏不用諸公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夫相得驩甚丞相蚡與夫有隙劾灌夫前事得棄市罪嬰爲請莫能解乃竊出上書立名入具

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
夫善因言蚡短太后怒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
歲後皆魚肉之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之於是上使御
史薄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劾繫都司空廼有飛語爲惡
言聞上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王仲漢書外戚傳王皇后父也槐里人生男信與兩女而
仲死景帝封信爲蓋侯武帝追尊王仲爲共侯槐里起園
邑二百家長丞奉守鄒陽傳陽爲人有智略梁事敗孝王
恐誅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陽至長安因客見王
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陽畱數日乘閒而
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

循理今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曰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事果不得治

田蚡田勝史記外戚世家皆王皇后同母弟也王太后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爲槐里王仲妻仲死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景帝崩太子爲皇帝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蚡勝貪巧於文辭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漢書田蚡傳蚡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爲中大夫辨有口學盤盂諸書王皇后賢之武帝卽位蚡封爲武安侯新用事卑下賓

客欲以傾諸將相六年爲丞相蚡以肺腑爲相入奏事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後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元光四年夏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酒酣灌夫罵坐蚡怒劾灌夫前事諸灌氏皆得棄市罪春蚡疾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欲殺之竟死

蘇建漢書杜陵人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

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蘇武漢書字少卿建子任爲郎天漢元年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畱在漢者與副中郎將張勝假吏常惠等俱至匈奴匈奴欲降之使衛律召武受辭武引佩刀自刺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蘇律謂武曰蘇君律前歸匈奴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女畔主背親何以女爲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乃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仗漢節牧羊臥

武將節旄盡落久之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置酒設樂
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
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今得殺身自效誠
甘樂之願勿復再言陵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
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
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
下沾巾與武決去後陵復至海上語武捕得雲中生口言
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
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
奴常惠教使者謂天子射上林苑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
等在其澤中單于驚謝漢使召會武官屬隨武還始元六

年春至京師詔奉武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
齒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宣帝神爵
二年病卒圖畫麒麟閣子通國授爲郎

趙食其漢書霍去病傳祓祠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
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

劉屈氂漢書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進
征和二年春以涿郡太守屈氂爲左丞相封澎侯秋募太
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
綬上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以丞相
兼將太子亦矯制發武庫兵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
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太子軍敗南奔明年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
曰願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
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時治巫蠱
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
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
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厨車以徇要斬
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車千秋漢書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
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上急變訟太子寃是時
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召見千秋曰父子之間人所
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拜爲大鴻

臚數月遂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
於前後數公昭帝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
宮殿中號曰車丞相子順官雲中太守

張湯史記酷吏傳杜人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
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窟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
書訊鞠論報并取鼠盜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給事內史爲
甯成掾調茂陵尉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吏薦之天子補
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大中大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遷中
尉徙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禹爲人廉倨舍母食客公

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
詐舞智以御人治淮南衡山反獄皆窮根本遷御史大夫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
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
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
至庶人咸指湯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
湯約俱謝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湯無與也不謝上使
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
害湯合謀曰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天子使使簿責湯湯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讓湯曰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自殺

何比干萬姓統譜字少卿平陵人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所活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閒號曰何公

杜周漢書南陽杜衍人徙茂陵少言重遲而內深刺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宏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周久任事列三公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累鉅萬治皆酷暴惟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魏相漢書字弱翁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宏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論棄

市茂陵大治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會赦出復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宣帝卽位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遂代韋賢爲丞相及宣帝親萬幾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其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上納用焉每敕掾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聞輒奏言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蕭望之〔漢書〕字長倩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侯御史大夫魏相除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拜爲謁者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平原太守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是歲西羌反京兆尹張敞上

書言國兵在外無餘積願令諸有罪非不得赦者皆得入穀贖罪事下有司議望之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罰不一也遂不施敝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神爵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宣帝寢疾遷大臣可屬者拜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受遺詔輔政元帝卽位數宴見言治亂多所匡正上甚鄉納之初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與車騎將軍史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望之以爲中書政本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行傾邪恭顯令告望之等謀欲疏退許史狀免

爲庶人後妻人言則望之置關內侯新事中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級上書訟前事恭顯白望之教子上書歸非於上非詘之牢獄塞其怏怏則聖朝無以施恩上可其奏顯等勅令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望之欲自殺以問門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竟飲酖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子育咸由育字次君以望之任太子庶子歷刺史太守入守大鴻臚鄆賊梁子政阻山爲害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南郡太守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咸

字仲爲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宏農河東太守所
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官至大司農終官由字子驕舉賢
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初哀帝爲
定陶王由爲令失王指制書免爲庶人帝崩遷江夏太守
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畱太守元始中爲中散大
夫終官

韓延壽漢書字長公燕人徙杜陵少爲郡文學擢諫大夫
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趙廣漢爲太守患
其俗多朋黨構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爲俗延壽欲更之
教以禮讓乃召郡中長老數十人接以禮意問以謠俗爲
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議定嫁娶喪

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爲吏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數年徙東郡太尉延
壽所至必聘其賢士用廣譙議納諫爭修治學宮春秋鄉
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
射御之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間里阡
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皆獲安
之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
翊滿歲稱職爲眞歲餘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
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令民骨肉爭訟咎
在馮翊當先退因閉閣思過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
罪兩昆弟悔謝郡中欽然勅厲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

言者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衣黃
紕方領於是望之劾延壽僭上不道竟棄市三子皆爲郎
吏且死屬其子弗爲吏以已爲戒子皆去官不仕孫威復
爲吏至將軍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又坐奢僭誅

張安世漢書字子孺潯陽杜陵人少以父任爲郎給事尚
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擢尚書
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爲右
將軍光祿勳以自副封富平侯昭帝崩光白太后徙安世
爲車騎將軍欲共徵立昌邑王王淫亂光與安世謀廢王
立宣帝宣帝卽位益封萬六百戶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

郎將侍中光薨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更爲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安世職典樞機以謹
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閒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
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
有所薦其人來謝弗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絕不
許已而郎果遷其匿名迹遠權勢如此初安世兄賀幸於
衛太子太子敗賀下蠶室後爲掖庭令宣帝以皇曾孫收
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
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
及宣帝卽位賀已死上追思賀恩封其冢置守冢二百家
謚曰哀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

績家童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富於大將軍光元康四年春病復強起視事薨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子延壽歷位九卿既嗣侯國租入歲千餘萬延壽以身無功德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廼徙封薨諡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二百戶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薨子放嗣鴻嘉中上與近臣遊宴放以開敏得幸成帝崩放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車畫地成圖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嘆曰霍氏

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

杜延年漢書周子字幼公茂陵人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上官桀謀爲亂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議論持平和合朝廷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不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昌邑王廢光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號皇曾孫延年勸光立

焉宣帝卽位論定策功比朱虛侯劉章封侯益土延年爲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光子禹誅延年坐免官後拜北地太守選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淨徙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爲御史大夫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數月薨諡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

趙充國漢書字翁孫本上邽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擊匈奴潰圍陷陣拜爲中郎昭帝時武都氏人反充國以護軍都尉擊定之遷水衡都尉擊匈奴西祁王擢爲後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欲入寇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引去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安國召諸豪三十餘人斬之於是諸羌劫掠犯塞上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
欲爲用充國子中郎將卬將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
以聞詔八校尉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渡充國欲以威
信招降罕开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議者咸以爲先零
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以書勅讓充
國充國以將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陳兵利害
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解弛望見
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擄馬牛羊
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無燔聚落芻牧田
中罕开聞之喜願得還復故地後竟不煩兵而下時羌降
者萬餘人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

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利與病何足事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便宜十二事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上於是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充國奏罷屯田振旅而還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亡子國除先是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

馮奉世漢書字子明潞人徙杜陵武帝末以良家子選爲郎昭帝時失官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先是漢數

使西域多辱命增舉奉世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
時莎車攻劫南道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與其副嚴昌
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必危西域遂以節諭
告諸國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首詣長安諸國悉平遂西至大宛得其名馬
象龍而還上悅以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右將軍常惠薨
奉世代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詔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
將屯爲名到隴西天子大發兵六萬餘人以助十一月羌
大破斬首數十級餘走出塞明年二月還京師更爲左將
軍子野王以父爲太子任中庶子立任爲郎

田延年漢書字子賓先齊諸田徙陽陵以材略給事大將

軍莫府霍光重之遷長史出爲河東太守姦邪不敢發
爲大司農會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與公卿議廢之莫
敢發言延年按劍廷叱羣臣卽日議決宣帝卽位以決疑
定策功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陰積炭葦諸
物昭帝大行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没入縣官奏
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三
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
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
丞相府議霍將軍召問延年抵無是事將軍曰卽無事當
窮竟延年自刎死

張敞漢書字子高平陽人祖父孺徙茂陵父福官光祿大夫敞後徙杜陵補太守卒史擢豫州刺史數上事有忠言徵爲大中大夫以忤大將軍光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徙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徵拜膠東相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由是盜賊解散詔以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守尹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敞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敞爲人敏疾見惡輒取然其政頗雜儒雅不純用

討罰以此能自全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善公卿奏敞不宜處位奏寢不下敞使賊捕拏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奏劾當免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行寃獄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下敞坐楊惲免爲庶人旣數月冀州有大賊天子召拜冀州刺史敞到部歲餘盜賊禁止病卒初敞爲京兆尹弟武拜爲梁相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強號難治敞戒吏問武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武必辯治梁矣旣到官其治有迹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

趙都冊府元龜祓祢人爲左馮翊馮野王部督郵掾池陽令並素行貪污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

徐福漢書霍光傳茂陵人霍氏奢侈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福上書曰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今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書奏上賜福帛十疋復以爲郎朱雲漢書字游魯人徙平陵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是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會有薦雲者召入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折五鹿君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曾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數上書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元成言雲暴虐無狀雲遂廢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得已後當治檻上曰勿

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後不復仕常居鄠年七十餘終於家

辛慶忌漢書字子正少以父任爲左校丞隨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陷陣卻敵惠奏其功拜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轉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通於兵事復徵爲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丞相司直後拜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

有將帥之風慶忌初道人從昌陵昌陵罷畱長安

史丹漢書字君仲魯國人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爲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宣帝卽位恭已死三子高曾元
皆以外屬舊恩封侯宣帝卽位拜高爲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元帝高薨謚曰安侯元帝爲太
子時丹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卽位爲駙馬都尉侍
中上以丹舊臣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
有才藝王皇后無寵元帝嘗饋銅丸以摘鼓定陶王亦能
之上數稱其材丹曰所謂材者敏而好學皇太子是也帝
嘿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不哀上大恨丹曰臣見陛下
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進見臣竊戒無涕泣感

傷陛下罪乃在臣上意解竟寧元年上寢疾數問尚書以
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
時直入臥內頓首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路道流言以爲太子有
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
羣臣上意大感曰吾無有此議都尉安所受此語丹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上謂丹善輔導太子無違我意丹噓唏而
起太子由此遂爲嗣矣成帝卽位遷右將軍後徙左將軍
光祿大夫封武陽侯丹爲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
備然心甚謹飭故尤得信於上爲將軍前後十六年以病
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

朱博漢書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給事縣爲亭長稍遷功曹補安陵丞成帝卽位舉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行部決遣如神吏民驚服徙琅瑯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視事數年大改其俗博治郡常用屬縣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輒移書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懣服入守左馮翊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遷後將軍坐免歲餘哀帝卽位召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食不重味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博以此自

立然終用以敗初定陶太后欲稱尊號從弟高武侯傳喜持正議博代孔公爲丞相太后諷奏免喜侯博奏請免喜爲庶人上知太后素怨喜名問狀博詣廷尉自殺

劉輔漢書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爲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名見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先下詔封僖仔父臨爲列侯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臣自念得以同姓拔擢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輔繫掖庭秘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言輔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獨觸忌諱不足深過不宜幽囚於掖庭獄上廼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

等論爲鬼薪終於家

班况漢書叙傳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爲倖仔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占數於長安

侯文漢書京兆人孫寶爲京兆尹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文求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長方貴幸寶附之始視事而以穉季托故窮無以應

文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且當闔
閣勿有所問卽度穉季而遣他事衆口謹譁終身自墮長
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墻爲小戶但持鋤自治園
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
顧受將令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穉季遂不
敢犯法

王商漢書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
皆以宣帝舅封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
薨商嗣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
大夫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擁佐太
子頗有力焉成帝卽位徙爲左將軍帝元舅大司馬大將

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天
子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可令吏民上長安城
以避水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重驚百姓有頃稍定問
之果訛言明年代匡衡爲丞相商爲人多質有威重容貌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與言單于仰視商貌遷延卻退天子
聞而歎曰此正漢相矣初鳳怨商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
事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
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更欲內女爲援乃因新
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大中大夫蜀郡張匡上書以爲姦

謀不可測度詔收丞相印綬商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元始中王莽誅不附己者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

馮參漢書馮奉世傳字叔平奉世子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昭儀少弟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以病免綏和中封參爲宜鄉侯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畱長安上憐之下詔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今五侯至貴與之並列宜少訕節而君侯盛修容

貌以威嚴加之非所以自益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卽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參以同產當坐謁者承制名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

張臨漢書張湯傳家杜陵平原侯勃薨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歎曰桑霍爲我戒豈不厚哉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

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嘗從爲微行出遊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不宜宿衛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爲天水屬國都尉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主瘳出放爲河東都尉後復徵放爲侍中歲餘遣就國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王嘉漢書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爲丞

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嘉上疏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天子納而用之時侍中董賢愛幸欲因東平事以封賢嘉上封事上感其言止後日食嘉復奏封事上寢不悅而愈愛賢會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益封賢嘉封還詔書因諫上上怒召詣廷尉嘉喟然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死元始四年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諡嘉爲忠

何並漢書字子廉祖父自平輿徙平陵並爲大司空掾事何武武舉爲長陵令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塚因畱

飲連日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塚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卽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旣去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乃令奴自代從閒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奴並知己失林卿乃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塚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以爲實死哀帝問狀而善之徙潁川太守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弟威爲郡掾臧千金並爲太守過辭鍾廷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欵多畜賓客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

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持頭還並皆懸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入官舍數年卒子恢王莽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

班伯漢書叙傳况子長安人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定襄太守歲餘徵伯伯道病中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太夫養病賞賜甚厚起視事自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設宴飲之會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顧指畫而問伯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

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
言放等因罷出遷水衡都尉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
政俱使諭指於公卿病卒弟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
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
獨不敢答哀帝卽位遷廣平相平帝卽位太后臨朝莽秉
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
大司空甄豐劾穉絕嘉應嫉害聖政不道穉上書願歸相
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

鄭崇漢書字子游本高密大族祖父徙居平陵父賓明法
律爲御史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哀帝擢爲尚書僕射
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

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今無故封商
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
諫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譖素害崇奏崇與宗族通
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大怒下崇獄窮治死獄
中

杜業漢書杜周傳延年孫緩之子有材能以列侯選爲太
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後坐法免官哀帝卽位上書言王
氏世權日久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所言皆合指施行
復爲太常會司隸奏業選舉不實坐免官復就國發病死
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家上書求還京師

與主合葬不許

云敞漢書字幼儒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爲博士平帝年幼王莽秉政帝母及外家衛氏皆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章坐腰斬磔尸陳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弟子尤盛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表奏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免病去卒於家

金漢書杜周傳字子夏延年子杜陵人少好經書目偏
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
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由是京師
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大將軍王鳳請欽爲大將軍武庫
令欽爲人深博有謀自上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
太后詔采良家女欽說大將軍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
陽數廣嗣重祖也將軍輔政宜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
之家求淑女之質無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鳳白
之太后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直言欽上對曰陛下正
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如此卽堯舜
不足比隆咎異何足消滅欽以病罷後徵詣大將軍莫府

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
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
者以壽終

平當漢書字子思祖父自下邑徙平陵當以明經爲博士
公卿薦當議論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
失元帝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
太上皇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上納其言頃之使行流
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言渤海鹽池且勿
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累遷大鴻臚先是太后姊子淳于
長白言昌陵不可成當以爲作治連年可就上旣罷昌陵
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左遷鉅鹿太守

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卽位徵爲光祿大夫至丞相賜爵關內侯明年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

關並張戎漢溝洫志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水時本空此地以爲水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漑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益決而國家數隄

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其性毋復
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注新論云並
字子陽戎字仲功

原涉漢書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
父爲南陽太守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由
是顯名京師舉能治劇爲谷口令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
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
豪傑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豪傑及長安五陵
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涉自以先讓賻送得名而令先人
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費用皆叩富人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賑施貧窮赴人之急爲務涉上

豕如買肉乘涉氣斫傷屠者茂陵守令尹公知涉名豪欲
以示衆厲俗新豐人王游公素嫉涉說尹公墮壞涉豕舍
涉遂刼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似郭解外溫仁謙遜
而內隱好殺王莽末兵起諸王薦涉能得死士莽召見拜
鎮戎大尹長安敗更始將軍申徒建請涉相見大重之故
茂陵令尹公壞涉豕舍者爲建主簿涉使客刺殺主簿欲
亡去建造兵徼取涉於車上遂斬涉哀平閒郡國處處有
豪傑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皆有退讓
風

陳遵漢書字孟公杜陵人祖遂元帝時爲廷尉遵舉能治
劇補郁夷令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

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略涉記傳瞻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凡三爲二千石王莽敗客池陽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陳利害爲言屈直單于大奇之會更始敗遵畱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王遵漢書隗囂傳字子春霸陵人少豪俠有才辨與隗囂舉兵數勸囂遣子入侍囂不從故去焉八年來歙襲得略陽公孫述助囂攻略陽使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遵知囂必敗歸命洛陽於是囂大將皆降囂恚憤死

西安府志卷第二十八

人物志

後漢

竇融後漢書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七世祖廣國融早孤居攝中爲強弩將軍封建武男家長安王莽末拜波水將軍莽敗降更始爲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懷集羌虜更始敗河西吏人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光武卽位遂決策東向建武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賜融璽書授爲涼州牧會隗囂反融與五郡太守上疏請師期帝嘉美之賜融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

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將軍所讓隗囂書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今關東已定大兵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步騎數萬與大軍共進囂衆大潰帝封融安豐侯弟友顯親侯遣還鎮及隴蜀平詔融奏事京師拜爲冀州牧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右數辭讓帝不得已乃策免融二十三年行衛尉事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友卒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代友爲城門校尉穆子勲尙泚陽公主友子固亦尙涅陽公主顯宗卽位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

婢以千數永平二年林以罪誅帝下詔切責融融恐乞骸
骨詔令歸第聽上衛尉印綬穆等交通屬託干亂政事盡
免官會融卒年七十八謚曰戴侯帝以穆不能修尙常令
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怨望帝令將家屬
歸本郡惟勲以主壻留京師穆捕繫死平陵獄勲亦死洛
陽獄十四年封勲弟嘉爲安豐侯奉融後固字孟孫少以
尙公主爲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顯宗卽位遷中郎
將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
車都尉出屯涼州明年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羌胡萬
二千騎出酒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
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廬城時諸將惟固有功加

位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
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卽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
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爲大鴻臚復爲衛尉固久
歷大位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文侯

景丹後漢書字孫卿櫟陽人更始立爲上谷長史王郎起
丹將兵南歸世祖拜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
宏等于南緣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
縱橫丹還從征河北世祖卽位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
二年定封櫟陽侯秋與吳漢耿弇等從擊破五校于鄴陽
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宏農生獲郡守丹時病
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

營到郡十餘日薨子尙嗣徙封余吾侯尙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臨無子國絕永初七年封苞弟遽爲監亭侯

萬修後漢書字君游茂陵人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卒于軍子普嗣徙封泣氏侯耿弇後漢書字伯昭茂陵人父况爲王莽朔調連率王莽敗更始立况自以莽所置不自安弇奉奏詣更始以求自固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因從光武北至薊會薊中亂光武南馳弇走昌平就况說况約彭寵發兵弇與寇恂景丹合軍而南擊王郎斬首三萬級定二十二縣遂及光

武於廣阿光武以爲偏將軍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况勸永詣光武光武遣永復郡而代令張華據城叛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擊華破之更始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時光武居邯鄲宮弇請間說光武乃拜弇爲大將軍北發幽州兵擊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卽位拜建威大將軍攻厭新賊大破之建武二年封好畤侯三年延岑攻南陽弇與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岑遁走弇從幸春陵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劉喜拒彭寵寵遣弟將匈奴二千餘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况復與舒攻

耿弇者五年薨。子子嘉少。功傳。光武。耿弇。車平侯遣弇擊富平。獲索賊。大破之。進討張步。先擊祝阿。進定濟南。拔臨淄城。張步兵號二十萬。弇示弱。以盛其氣。出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豫置伏。以待縱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齊地悉平。六年。西拒隗囂。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來歙分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當代以爲榮。及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弇戶邑。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

耿國後漢書耿弇傳字叔慮弇弟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黃門侍郎七年拜駙馬都尉歷頓邱陽翟上蔡令所在

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
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
呼韓邪單于歟塞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皆以夷狄情僞
難知不可許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
北拒匈奴帝從其議立比爲南單于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中國少爭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
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

宗後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

馬援後漢書字文淵茂陵人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爲二
千石援少有大志王莽末四方起兵援避地西州隗囂重
之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觀之援歸謂曰子

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囂
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頓首曰當今之世非獨君
擇臣臣亦擇君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真也帝壯之及還囂遂遣長子恂入質會囂用王元
計發兵拒漢援上疏自陳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
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以離囂支黨八年帝西征至
漆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明旦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自王莽末西羌入居塞內金
城屬縣多爲虜有十一年拜隴西太守破先零羌於臨洮
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道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不可帝
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各反舊邑

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又遣羌
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
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視事六年
徵入爲虎賁中郎將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每有所謀未
嘗不用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將
兵緣海而進至浪泊與賊戰破之斬徵側徵貳封援爲新
息侯乃擊九真賊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嶠南悉平援所
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民二十年振旅還京
師平陵人孟異賀援援曰我微勞猥享大縣功薄賞厚何
能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當死
於邊以馬革裹屍還葬耳異曰諒爲烈士當知此矣

奴烏桓寇扶風援請行許之明年秋出高柳烏桓侯者見漢軍至散去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五溪蠻夷軍沒援復請行遂遣征五溪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病困帝使虎賁中郎將梁松監軍會援卒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建初三年肅宗追謚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專對賓客嘗有亡命者來過匿不令人知援甚竒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客卿亦夭沒

王扶通志盩厔人光武時從誅莽封將軍

宣秉後漢書字巨公雲陽人少修高節哀平際見王氏據

權專政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及莽篡位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六年卒於官除子彪爲郎

張湛後漢書字子孝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三輔以爲儀表成哀間爲二千石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嘗乘曰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後數年卒

申屠剛後漢書字巨卿茂陵人七世祖嘉文帝時丞相剛質性方直慕史鮪汲黯之爲人王莽篡位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剛說之歸國囂不納建武七年詔書徵剛拜侍御史遷尙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止時帝法理嚴察羣臣莫敢正言剛輒極諫失旨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大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王丹後漢書字仲回京兆下邳人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孳者恥不能致邑聚相

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行之十餘年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豪強時同郡陳遵大俠也欲交丹丹不許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後徵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於家

龍伯高馬援與兄子書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馬援傳伯高名述京兆人爲山都長擢零陵太守宋宏後漢書字仲子京兆長安人父尙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抵罪宏少而溫順亦稍入長安遣使徵宏至渭橋自投水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以清行致稱帝嘗問宏通博之士宏薦沛國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之宏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收容謝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宏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有好德如好色者帝卽徹之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被引見帝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在位五年免歸卒弟嵩以剛強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由子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立名節以威恩著稱拜大中大夫卒子則字元矩爲鄢陵令有名迹拔同郡韋著

孔奮漢書字君魚茂陵人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居縣者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奮單車就路民斂牛馬器物追送一無所受至京除武都丞時隴西

餘賊隗茂等殘殺郡守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爲質奮
不顧望窮力討之擒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
褒美拜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疾非郡中稱爲清平弟
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
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
尉作左氏說云

史崇江南通志字伯勤杜陵人建武中累官青巽二州刺
史治尙寬簡不威而化以功封溧陽侯天下旣平詔公侯
皆就封因家焉卒謚壯侯

第五倫後漢書字伯魚長陵人少有義行爲鄉嗇夫京兆
尹閭興名爲王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建武
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南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見帝問
以政事倫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拜會稽
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受俸賤買與民會稽俗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困匱倫皆案之後遂斷絕永平五
年坐法徵老小號呼相隨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
去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
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
史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
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
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肅宗初立代牟融爲司空倫奉公

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時人方之貢禹元和三年罷卒少子
頡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
頡爲大中大夫與太僕來歷固爭帝卽位擢將作大匠卒
官倫曾孫種字興先少厲志義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
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甚衆還以奉使稱
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充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
交種大儲糧稻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
者數千家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
負勢貪放種欲收舉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馳至定
陶收匡賓客四十餘人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
劾超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超遂以事陷種徙朔方初種

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斌具聞超謀乃將俠客晨夜追種逖險格殺送吏遂得脫歸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會赦出卒於家

郭伋後漢書字細侯茂陵人高祖解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爲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被兵寇百姓震駭更始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再轉爲尙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明年轉漁陽太守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伋整勅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遠迹民得安業後潁川盜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皆束手詣降十

一年謫儼爲并州牧儼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求耆德雄俊朝夕與參政事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常還儼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儼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二十二年徵爲大中大夫明年卒時年八十六

王况後漢書虞延傳注字文伯杜陵人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况爲司徒

耿秉後漢書耿弇傳字伯初國子好將帥畧以父任爲郎

數上言兵事永平中拜謁者僕射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詔秉與固合兵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前後王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遂進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年秋肅宗卽位拜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美陽侯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勳明年夏卒諡曰桓侯子冲嗣官漢陽太守

耿恭後漢書耿弇傳字伯宗國弟廣之子慷慨多大畧有
將帥材永平十七年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
以功爲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恭移檄烏孫大昆彌
已下皆遣子入侍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
師遂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射之中者視劍
皆沸大驚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
七月匈奴復來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恭乃整衣服向井拜禱有頃泉奔出乃令吏士
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遂引去車師畔與匈奴共攻恭恭
厲士衆擊走之後數月食盡煮鎧弩食其筋革單于遣使
招恭恭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益兵圍恭不能下肅

宗卽位遣秦彭王蒙發兵七千餘人會車師降蒙等欲引
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迎兵士寒服隨王蒙軍出塞羌固
請迎恭乃分兵二千人從山北至城中開門相持泣明日
俱歸時尙有二十六人至玉門唯餘十三人恭至雒陽拜
爲騎都尉秋金城隴西羌反恭將五校士屯枹罕數與羌
戰燒何羌等十三種皆降監營謁者奏恭不憂軍事免官
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溥子宏華並爲郎華字季
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華率烏桓及諸郡
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
獲遷度遼將軍

班超後漢書字仲升平陵人有志節爲官備書常輟業投

筆嘆曰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後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
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使西域鄯善王廣奉禮甚備後忽憚
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夜將吏士奔虜營順風縱火斬其
使鄯善王震怖納子爲質固上功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
功時于闐王廣德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至于闐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
龜茲王建攻破疏勒立龜茲人兜題爲王超遣使劫縛兜
題立故王兄子忠爲王肅宗卽位詔徵超超至于闐王侯
號泣抱馬腳不得行乃更還疏勒建初三年率疏勒康居
于闐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欲因此叵平諸國上疏

請益兵平陵人徐幹願佐超五年以幹爲假司馬將千人就超先是莎車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反超與幹擊番辰破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幹爲軍司馬明年疏勒王忠反超攻忠後三年忠與龜茲謀遣使詐降詣超超叱吏縛忠斬之明年發于闐諸國兵復擊莎車莎車降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超乃期大會諸國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明年詔封超定遠侯超久在絕域上疏願入關超妹昭亦上書請超乃徵超還卒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

竇憲後漢書字伯度融曾孫父勲被誅建初二年女弟立

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帝召憲切責雖不繩其罪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卽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居親要齊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事覺太后怒閉憲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出塞明年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詔拜憲大將軍是時篤爲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明年詔封憲冠軍侯篤鄜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不受封將

兵出鎮涼州明年復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憲旣負重勞陵肆滋甚帝慮其爲亂會班師還京師詔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瓌以素自修徙封羅侯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鄧后臨朝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宋楊後漢書清河王傳扶風平陵人以恭孝稱於鄉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

甚遲後寶皇后詔譴貴人母子遂廢慶爲清河王二貴人同時自殺於是免楊歸本郡因事復捕繫之後免罪失志卒於家和帝時慶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安帝立封衍爲盛鄉侯又追封謚楊爲當陽穆侯楊四子皆爲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

廉范後漢書字叔度杜陵人曾祖褒成哀間爲右將軍祖丹王莽時爲大司馬皆有名前世父客死於蜀范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故吏乃重貲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

俱沉溺眾傷其義鉤求療救僅免於死歸葬服竟詣京師
受業事博士薛漢會漢坐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
收斂之由是顯名舉茂材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
大入塞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蒸火營中星列虜謂
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
數百級虜自相譙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
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
蜀郡太守其俗尙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
倫薄之說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燒者日屬范毀削
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絢在蜀數年免歸鄉里卒於

秦彭後漢書字伯平茂陵人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
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
顯宗時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擢開陽城門
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
太守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揖讓升降之
儀爲人設四誠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
老常以八月致酒肉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
辱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
三品各立文簿藏之縣鄉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在職
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肅宗幸潁

川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弟惇褒並爲射聲校尉

魯恭後漢書字仲康平陵人祖父匡有權數號智囊父某爲武陵太守卒時恭年十二服喪禮過成人建初初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能還牛主訟於恭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亭長慚悔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旁有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雛親瞿然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

豈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
久留徒擾賢者還府具以狀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後拜侍御史和帝遣竇憲擊匈奴恭上疏諫不從拜魯詩
博士學者日盛遷樂安相時州多盜恭盡平之永元九年
徵拜侍中遷光祿勳爲司徒坐事免永初元年復爲司徒
恭性讓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以老病策罷卒於家兩子
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

馬棱後漢書馬援傳字伯威援族孫茂陵人少孤依從兄
毅恩猶同產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建初中仕郡功曹舉
孝廉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民饑奏罷鹽官以
利百姓賑貧薄賦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

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後江湖多劇賊以稜
爲丹陽太守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
永初中卒於家

馬廖馬防馬光後漢書扶風茂陵人援子廖字敬平少以
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旣立拜虎賁中郎將顯宗崩爲衛尉
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
宮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廖性質誠畏慎盡心納忠不屑
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建初四年受封爲順
陽侯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謚曰哀
侯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卽
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羌反

拜防行車騎將軍事將兵擊破之還拜車騎將軍貴寵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許陽侯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鉅當冠特拜黃門侍郎肅宗自臨冠之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多聚聲樂賓客奔奏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勅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廖子豫爲步兵校尉怨謗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爲人小心周密帝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

門侍郎竇憲誅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後以江南下濕乞歸本郡卒子鉅嗣爲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韋彪後漢書字孟達平陵人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肅宗卽位徵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歸於寬厚乞骸骨拜奉車都尉建初七年車駕西巡以彪行太常從彪因建言今西巡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紀其子孫帝納之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言州郡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卿議彪曰國以簡賢爲務

賢以孝行爲先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士以才行爲先
可純以閔閔彪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當暑而寒殆刑罰
刻急所致天下樞要在尚書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諫
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書奏帝納之元和三年東巡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永元元年卒彪清儉好施祿
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

樂恢後漢書字伯奇長陵人父親爲縣吏得罪於令收將
殺之恢年十一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卽解出長
好經學事博士焦永閉廬精誦不交人物遂爲名儒性廉
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後仕本郡爲功曹選舉
不阿徵拜議郎會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

其忠入爲尙書僕射刺舉無所迴避憲兄弟放縱恢上書諫不省乃稱疾乞歸竇憲風厲州縣迫脅遂飲藥死竇氏誅門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爲郎中三輔決錄注巳字伯文爲郎非其好也去官

何敞後漢書字文高平陵人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司徒袁安深重之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爲瑞敞通經傳言於二公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居無何而肅宗崩以高第拜侍御史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出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遷汝南太守以寬和爲政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百姓

化其恩禮修理鰥陽舊渠墾田增三萬餘頃遷五官中郎將

馮豹後漢書馮衍傳衍子京兆杜陵人字仲文年十二其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書春秋教驪山下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尙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尙書永元十四年卒

張奮後漢書張純傳純子京兆杜陵人字穉通少而好學
節儉行義常分捐租俸贍卹宗族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永元六年爲司空時歲灾旱乃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
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九年以病
罷十三年更名拜太常上疏曰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
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考定帝善之其冬以病罷
卒於家

耿夔後漢書耿弇傳字定公秉弟少有氣決永元初爲竇
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騎都尉三年復出河西爲大將軍
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延於金微山
斬闕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脫亡封粟邑侯遷遼東

大守元興元年匈奴元君界薁鞬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使薁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單于遣薁健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薁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敗走追斬千餘級建光中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薁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耿襲後漢書耿弇傳弇弟牟平侯舒之子茂陵人舒卒襲嗣尙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安帝立以妃爲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

爵爲林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閹太后以寶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遣就國寶自殺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詔封寶子箕牟平侯恒陽亭侯承羽林中郎將貴人薨大將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奪其封承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族其家

班勇後漢書班超傳字宜僚超子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元初六年敦煌太守請出兵擊匈奴復取西域勇上議宜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又宜遣西域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於是從勇議延光二年以勇爲西域

長史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龜茲王白英詣勇降
因發兵擊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前部始復開通還屯
田柳中四年秋發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永建元年更
立後部故王子爲王又使別校誅東且彌王更立其種人
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
亡走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後擊焉耆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卒於家

班始後漢書班超傳超長子雄之子尙清河孝王女陰城
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
伏牀下始積怒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

竇章後漢書字伯向安豐侯萬全少子少好學有文章與

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永初中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
國家於外黃躬勤孝養講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欲與
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遂薦爲校書郎順帝初章女
選入掖庭爲貴人擢章羽林郎將遷屯騎都尉章謙虛下
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各有賓客交構其間章
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歿帝禮待之無衰中子唐有
俊才官虎賁中郎將

朱寵後漢書桓榮傳注字仲威京兆人篤行好學從桓榮
授尙書鄧騭傳鄧騭死大司農朱寵痛騭無非遇禍乃肉
袒與視上疏追訟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
兄弟忠孝同心憂國歷世外戚無與爲比而橫爲宮人

辭所陷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罹此酷濫率土喪
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
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順帝卽位擢寵爲太尉錄尙
書事寵初辟隲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拜太尉封安
鄉侯甚加優禮

蘇章後漢書字孺文平陵人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三輔
號爲大人官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
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數陳得失出爲武原令歲飢輒開
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
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
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

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
摧折權豪坐免

第五訪後漢書字仲謀長陵人少孤貧傭耕以養兄嫂仕
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
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
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
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蘇不韋後漢書蘇章傳字公先平陵人父謙初爲郡督郵
時魏郡李嵩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爲民患
前後監司莫敢糾問謙至郡案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金

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徵不得到京師
後謙私至洛陽時嵩爲司隸收謙死獄中不韋時年十八
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藏母武都山中變名姓盡以家財
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不尅會嵩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
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
逃伏經月達嵩寢室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及小兒留書而
去不韋知嵩有備乃飛馳魏郡掘其父阜塚斷取阜頭以
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憤恚發病嘔血死
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

梁並後漢書西羌傳永嘉元年爲左馮翊以恩信招誘離
湍狐奴等五萬餘戶並與之宗人封鄠侯邑二千戶

竇武後漢書字游平安豐戴侯融元孫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明年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踈簡奢侈武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帝崩武入白太后徵立靈帝拜武爲大將軍論定策功封聞喜侯武旣輔朝政常有誅剪宦官之意數自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尙書鄭颺送北寺獄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卽奏收節等時武出宿歸府長樂五官史

朱瑁盜發武奏匡夜召所親叩血共盟誅武等節聞之白
帝御德陽前殿拜王甫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冰殺之
出鄭廕使持節捕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
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詔少府周靖與中
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王甫出與奐等合明日悉軍闕
下與武對陣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武紹
皆自殺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徙武家屬日南武府掾桂
陽胡騰獨殞殮行喪武孫輔時年二歲節等捕之急騰逃
輔於零陵界以爲已子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建安中
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使還竇姓表卒曹操定荊州辟丞
相府從征馬超爲流矢所中死

段熲後漢書武威姑臧人建寧二年平東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封新豐縣侯邑萬戶誅中常侍鄭珮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光和二年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遂飲鴆死

皇甫嵩後漢書安定朝那人中平元年張角作亂以嵩爲左中郎將破之封槐里侯八千戶明年邊章韓遂作亂使嵩討之趙忠奏嵩連戰無功更封都鄉

按郡國志都鄉侯國屬常山國水經注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鄉封耿段封後旋廢

董旻三國志董卓傳初平元年卓弟封鄠侯

嚴觀按賈志後漢載建忠侯彭寵考北史毛鴻傳北魏

明帝改三原縣爲建忠郡漢時尚無此名又載富平侯張純漢富平屬平原非今地故並從刪

馬騰典畧字壽成茂陵人馬援後父字子碩爲天水蘭干尉騰性賢厚靈帝末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遷征西大將軍初平中拜征東偏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丞等恐騰爲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爲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爲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初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爲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敬賢

三
矜救民命三輔甚賴之十五年徵爲衛尉騰自見年老遂
入宿衛初曹公爲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及騰之入因詔
爲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
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焉

韋康三輔決錄字元將京兆人康父端從涼州徵爲太僕
康代爲涼州刺史後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
爲超所殺

趙戡典畧字叔茂長陵人質而好學辟公府入爲尙書選
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戡拒不聽卓怒欲殺之觀
者皆爲戡懼而戡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屈
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戡棄官收斂

之三輔晉名并州曹公并州居爲抄後爲相國鍾
長史年六十餘卒

魯旭後漢書魯恭傳謙子平陵人官太僕與王允共誅董卓李催入長安旭遇害

金元休典畧名尙京兆人與同郡韋休甫第五休文俱著名號三休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尙無屈意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後喪至京天子嘉尙忠烈詔百官吊祭拜子暉爲郎

金祿三輔決錄字德祿璇子京兆人自以世爲漢臣覩漢祚將移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祿與王

必善必典兵督許中事邈等率千餘人夜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投禕家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邈等曰王長史已死乎必乃更他路奔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散故敗

三國

馬超蜀志字孟起茂陵人父騰徵爲衛尉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與韓遂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單馬會語超陰欲突前捉曹曹將許褚瞑目盼之超不敢動曹用賈詡謀離間超遂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率諸戎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等合謀擊

超超奔漢中依張魯聞先王匿蜀於房者密書請降先
王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卽稽首以超
爲平西將軍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章武元年遷
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釐鄉侯卒從弟岱位爲平北將
軍進爵陳倉侯

曹純魏志曹仁傳仁弟從圍南皮斬袁譚北征獲單于蹋
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建安十五年薨文帝
卽位追諡曰威侯子演嗣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

文聘魏志南陽宛人文帝踐祚進爵長安鄉侯

陳矯魏志南陽宛人從征漢中還太祖崩矯具官備禮以
皇后令策太子卽位文帝踐祚封高陵亭侯

張旣魏志字德容高陵人舉茂材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尙拒太祖於黎陽遣郭援高幹與關中諸將合從旣說馬騰等將兵會擊斬援首幹降後幹復反太祖使旣西徵馬騰等引兵破之騰子超反旣從太祖定關右以旣爲京兆尹從征張魯別從散關討叛氏代收其麥以給軍食文帝初置涼州以鄒岐爲刺史盧水胡反帝以旣代之旣進軍顯美夜藏精卒爲伏使千餘騎挑戰陽退胡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斬首護生以萬數封西鄉侯蘇衡反旣與旻侯儒擊破之黃初四年薨追諡肅侯

杜畿魏志字伯侯杜陵人少以孝聞年二十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裁其輕重決遣之舉孝廉除漢中府丞建

安中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太祖
定河北高幹舉并州反河東衛固范先與幹通謀拜畿河
東太守固等使數千人絕陝津畿遂詭道從郃津度謂衛
固范先曰君臣有定義大事當共平議固等喜陽事畿不
以爲意會吏民多舉城助畿大兵至幹敗固等伏誅河東
定畿治有章程郡中化之太祖西征與賊夾渭爲軍軍食
一仰河東畿在河東十六年爲天下最文帝賜爵關內侯
徵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尙書僕射統留事受詔作
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追贈太僕謚戴侯子恕嗣恕
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論議亢直出爲宏農守
頃之爲幽州刺史使持節護烏丸校尉征北將軍程喜劾

裴惠下廷尉當死徙章武郡死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祥
訟畿遺績詔封恕子預豐樂亭侯邑百戶

楊沛魏志賈充傳注字孔渠萬年人初平中爲新鄭長太
祖輔政遷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
沛殺之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
坐髡刑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
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徙中起爲鄴
令軍中豪右畏沛各遣告子弟使自檢勅關中破代張旣
領京兆尹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積

傅巖魏志字蘭石泥陽人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尙書

弱冠知名正始初除尙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遷尙書時論者議欲自伐吳詔以訪嘏嘏對曰賊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未若明法練士措計於全勝之地也後吳諸葛恪新破關東乘勝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不過遣偏率小將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並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進封武鄉亭侯母邱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唯嘏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尙書僕射俱東儉欽敗嘏有謀焉以功進封陽鄉侯薨謚曰元侯

張緝魏志張旣傳馮翊高陵人旣之子東莞太守嘉平中
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郡鄉君與中
書令李豐同謀誅魏畧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會諸葛
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畧遂召
拜騎都尉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尙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
識緝性矜躁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緝與李豐通家又
居相側近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諸子
并誅

鮑出魏畧勇俠傳字文才新豐人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
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爲
母作食噉人賊數十人掠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出怒

攘臂結袂追則則共在列待之止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賊連擊出不勝乃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解還出母比舍姬遙望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母不能步行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州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

脂習魏畧純固傳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融被誅許中

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往撫百哭之太祖欲理之以事直見原後見太祖陳謝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賜拜中散大夫還家

田真吳均續齊諧記京兆人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是以顛頽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按田真續文獻通考及舊志皆作隋人考續齊諧記載此記爲吳均作均梁人也又晉陸機詩云三荆歡同株所詠當卽真事因附漢魏之末